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四十四

經野

水利前

[illegible]之齋

月樵手鈔

籌辦湖北水利疏

臣汪志伊謹

奏為敬籌辦理湖北水利事伏惟天下之大利莫如水天下之大害亦莫如水楚水之大者曰江曰漢江水自四川岷山發源至巴東縣入楚境歷歸州東湖宜都枝江松滋江陵監利沔陽漢陽等九州縣至出黃州境漢水自陝西嶓冢發源至鄖縣入楚境歷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漢川漢陽等十三州縣出漢口與江水合江水自松滋以上漢水自鍾祥以上兩岸皆山壹無堤自松滋鍾祥以下地勢平衍土性鬆浮軍民田廬非隄塍不能捍衛非支河港汊不能宣洩自乾隆五十三年江水異常泛漲荊州府傍江

受害尤甚之處
陵縣大江北岸萬城堤潰決二十二處嘉慶七年六節工又漫潰八十餘丈
再嘉慶元年九年監利縣潰決狗頭灣程公堤金庫垸三口先
後水推沙壓以致江陵監利二縣屬並潛江沔陽南鄉支河淤及
岸而泥塞積水經四年猶可若此盤鉢區數年大雨時行淹潰日甚
大江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縣亦因堤塍潰決間有積潦至
若漢水自乾隆五十六年後天門沔陽漢川等邑堤垸即屢有漫
潰又自嘉慶元年以至十一年上游則鍾祥縣下游則荊門州天門縣
沔陽州漢川縣皆連年漫潰潛江縣共計潰口自數十丈至數百
丈不等或直衝而被淹極重或橫溢而被淹次重或倒漾而被淹
積經歷前任督撫臣奏荷

聖恩蠲賑兼施而沙隨水入水後沙停港汊多於積水更易積漬其
漢陽應城雲夢等縣他處下游亦不免溢注漫漬是此潛江二
水節年積淹各州縣隄塍田畝之原由也臣飭據各該管府州
並州縣確查等辦陸續禀覆並將各士民先後造名呈遞一
百五十六件查對情形大略相同核計荊門州被淹五十五垸潛
江縣被淹二十七垸天門縣被淹一百十三垸沔陽州被淹二百四十垸
漢川縣被淹一百二十垸江陵縣被淹一百六十五垸監利縣被淹一
百九十二垸總共九百二十垸各垸大小不等其最大者周圍二三十里
最小者周圍三四里其積水或深二三尺六七尺至丈餘不等或已涸
出五六分二三分不等其全未涸者較多該紳耆議請防堵疏消之

處議論不一難以懸斷臣隨於查閱各營伍時道經被淹之州縣即率同該地方官並傳紳耆人等親赴各處察看老堤形情揣度地勢參以輿論其要害在上游者宜於堤其要害在下游者宜於疏要爭疏消於防堤之先或借防堤為疏消之用通盤籌畫不拘一鄉一邑之私見伏有此益彼損之虞臣查濱臨江水之江陵監利二縣並沔陽潛江二州縣南鄉積淹田畝地極低窪嘉慶五年雖經前撫臣高杞奏准開挖[illegible]河黃土溝柴林河等處使水由豐口入江但止能消洩上游長湖[illegible]口一處夏秋汛進洪湖漲之水比有各垸田積潦之水即冬春亦不能涸出臣於三月間勘有監利縣之福田寺地方即古之[illegible]

口今横埂一段丈量堤内杜望麼坑積水高於堤外白鹽湖面水
五尺二寸宜開堤建石閘一座又沔陽州所屬濱臨江水之新堤地
方即古之茅江口並前水港口係前明大學士張居正因有關其祖
墳恐水浸堤埂塞今丈量新堤内河之水高于外江水一丈二尺宜
開堤建石閘一座並籌定啓閉章程每年十月十五日先開新
堤閘十月二十日次開福田閘計可疏消積水六七尺各坑田即可出
十分之八九每年三月十五日先閉福田閘不以鄰坑為壑三月二
十日次閉新堤閘不使江水倒灌至桃家河以上之積水欲由太馬閘
河而達於閘必須於鄭家麼坑中開小河一道以通之其上下兩
閘間之淤塞處所亦應一律挑挖深通引水達洪湖由新堤石

[illegible]

南入江則江監潛沔四邑數百垸積潦之田可期涸出並將監
利沔陽二州縣境內刁民私築之土壋均行拆毀俾塗壅
淤如白鷺湖柴林湖豐口土金口土地港上下各淤淺均行挑挖
深通俾長湖津口二處夏秋泛漲之水一由簡家口馬都渡宋蒼
潭口入江一由土峯口澄沱湖出沌口入江則嗣後該四邑之
堤垸方可免泛漲沖淹之大患如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
縣雖間有積潦被害然種設法疏消尚易于為力惟江陵縣城
堤頂沖危險處所及各縣沿江堤塍必須加築堅固以防漫
患至若濱臨漢水者自鍾祥以下沿河皆積堤塍保障該
縣地處下游工多險要潰口一開以頂灌足下游即全遭淹沒各

隄多单薄低矮一遇汛涨在在可危查该县境内隄工一万六千
七百余丈除防將家廟加築之子堤並中段修砌之石駁岸石
襄頭挑水石壩趕緊完報外其餘亦當一律加高培厚至于下
游各州縣最險之處荆門州則有十二處潛江縣則有三處京山縣則
有一處天門縣二處漢川縣三處雲夢縣五處皆須修築完善其
沔州之西北柳濱路漢水因天門漢川交河歷年決口水向內灌沖
刷沿河隄身所有應行修築之處更甚於他處如潭港垸等
處各辦隄工決口計長一千二百餘丈沖塌隄身計長五千餘
丈若不修築堅厚則天門漢川沔陽三州縣終不免漫淹
侵之患其應疏之處荆門州則有十二處並江陵縣刀民私築

月船手抄

端十三處潛江縣則有荊河垱河岸口三處並謝家長安等入
到天門縣則有牛蹄支河縣河等處沔陽州則須開復陸各
永黄二閘漢川縣則有十處漢陽縣則有障河口等處
上河道積淤或數里或數十里至百餘里不等若不律
開疏則去路不能通暢隄塍仍虞壅潰此各州縣在在
疏浚情形也惟是在在疏之處工程大小不一臣擇其最關
緊要而易為力者如天門漢川沔陽之牛蹄支河積淤
三十餘里漢川沔陽之境隄三百餘丈沔陽州沔陽之各
隄缺口二百餘丈及支河缺口十餘處潛江京山沔陽之楊湖
垸方家拐聶家灘三處頂沖危險及雲夢沔陽之陳家場

一先後札飭藩司等款共提銀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餘兩發給
委員協同地方官督辦挑挖修築完竣聊濟目前之急茲據
工員禀稱現當大雨時行江漲水長之時難以施工必俟秋
後水落方可丈量估計且積澇積於三匯有塼淺深之不
同尤宜逐漸疏消然築分別次第辦理斷非一年所能蕆
事惟擬提將田熟陸二兩必須預先採辦石料俟水
涸時運至工所俟秋冬集匠建立業經遴委妥員承辦以
專責成並飭藩司酌發銀兩以便辦運石料此又臣于
親勘時權其緩急分別辦理之情節也臣回省後復與撫臣
章與悉心籌商湖北各境田被江漲水害或已經二十年或十
月 船手抄

仔年及數年不等各農民困苦已極此次遴委廉幹員
會同地方官於秋冬分段丈量確估實心實力督理察看辦
並選派道員總理其事俟工程報竣日由臣親往覆驗設
務期工歸實用費不虛糜俾災黎咸登衽席倘查有
減工尅料情弊即行奏參從嚴辦以為玩視民瘼者戒至
江漢二水出入支河港汊今昔情形不同必須度其來埫
西湖之高低以為應挑應疏之準則如有名行開挖之處或係
民田則估定價值發給業主另買以昭公允且將來挑浚之後
圍出田畝照多仍照額征收錢糧倘有實在形如釜底
者或疏消不能圍出並被沙壓及浸堤不能耕種者即

委員查明頃畝錢糧確數奏請減豁以省有名無實之催科惟現在未及施工田畝尚沉水底小民失業多年賦無所出

懇

天恩暫行緩征以紓民力俟涸出田畝有收再行分年帶征至各衛所軍田坐落各州縣境內亦有被淹頃畝應請擇案畫一辦理俾免向隅此又体卹目前窮民之至意也

再臣于途次接據鍾祥江陵荊門潛江四州縣士民等呈請開疏鍾祥縣屬之鐵牛關獅子口等處古河以資洩水之路又據

天門縣士民呈請堵塞天門縣屬之牛蹄支河口俾口內隄塍不致潰決各等情臣順道親赴各該處上下履勘查得鐵牛

[illegible]

閧御口等处古河均在漢水北岸原通鍾祥縣境内鐵
潛永隆河及天門縣城河出漢川縣須口仍與漢水合流至漢
口入江自前明築堤堵塞以来迄今數百年堤外河身日漸淤
高堤内田塍轉多低窪若如所請開疏不独近里得長數
百餘里工程浩大并有礙于城池田廬即就水勢而論鍾祥縣
以上諸圍多被淹大患而横溢北由京山直注於為天門縣
漢川以及應城雲夢等縣又皆受其泛溢之害是欲為漢水
以圍隄工程先引漢水以灌隄内也該士民等或籍隸上游或
託業南岸惟欲開疏古河則漢水北注可免漫淹彼处田畝之
虞并省歲修堤隄塍之費全不顧及北岸下游之天門漢川等

縣為澤國所請實不可行至天門縣屬之牛蹄支河原以分洩水
之勢今若遽塞其口俾漲水無從消納必致漫潰正河之大隄
查天門從前連年被淹皆由于鍾祥隄工屢潰而非牛蹄
支河不塞之故今鍾祥隄工潰口業已一律修築堅實即牛
蹄支河淤淺處現亦動項開疏是害已去而利可興乃該士民等
反以堵塞支河為請其意不過一經堵塞口門可省培修支河
境隄之費並不念及正河大隄難堪決之害所請因噎廢食亦
不可行總之該士民等請開請堵之處皆在漢北岸而其
多有適相左者由于心存私見昧于大局惟知利己不顧鄰
設非詳查確甚通盤籌畫必致為其所誤除行白批駁

毋許率逞私見私議致礙全局外合並奏明

請疏通江漢水利疏

臣張漢謹

奏為奏請疏通江漢水利事竊惟王政莫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法旱澇無憂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厪

宸慮直隸營田水利奉

敕旨妥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臣竊照者交於江漢荊郢要首衝之壤最為窪下計沿河大隄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七百餘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民築民修其間最險之處若沙洋者為塌雖以枚舉而修築繁鉅尤難言

汶齋書題之一篇

月船手鈔

今又修築不堅水發即潰屢潰屢修民力幾何此則小民受累
之源也計楚水大者曰江曰漢曰洞庭三者緩急相濟迭為利用者也
查大江發源岷山出三峽下彝陵州約寬十有餘里洞庭居大
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無限湖水每增一寸不覺丈漲江水即可減
四五尺昔人於江上流來穴口下流虎渡口楊林市宋穴調絃
等口各殺江流導入洞庭而後達於江故水勢寬緩而無
患今也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發陡高數丈無路可洩田廬
盡為巨浸此江水為害之源也漢水自嶓冢導漾東流而下襄
陽自安陸府以上河寬十有餘里安陸府以下至寬不足一里直
下漢口其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漢弱阻遏逆行

潛沔諸邑於是數受其災矣查漢水上流有操家口相傳羊祜築
捍[illegible]岸堤形尚存其水東流過天門縣入三台大松等湖其湖居
天門之東雲夢之西漢川之北應城之南支分溪口派出五通往
由漢水故道眾水通流今白口操家口塞於水無歸注此漢水為
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縣堤潰如雷迅發而城不浸者三版
民舍万避田廬蕩析居人云此隄三十年不潰計鍾祥一邑今
已九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諸邑地处下流隄若決潰則如
頂灌足耳昔年潛沔士民具呈申訴請以築隄之夫俟疏河
之役官不允行民生如何由今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
河之口為急務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者先疏其五通口調絃口潮

月
謝手抄

交春省遐之義
而上三十里疏宋穴楊林市而隔絶合流又溯而上十里疏虎渡口陀
寺又溯而上十里疏采穴由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合江
水從長湖丁家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自固又從龐公渡
則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由新潭之於則江漢之水於是
爲取濟矣漢水支流則疏臼口橫家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險可以無
虞疏四港而潛河可以無虞疏直岐河而潛城後舊河可以無虞再
疏小里潭竹筒河由天門縣獅子等河而低窪諸邑乃可安堵而無
魚之患疏河誠為急務也若夫築堤必取土於內地內地日低堤
日高河日高則水勢日險甚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之本
積淤不濬於失利莫之宜此則楚民之隱憂也夫三楚富饒因田於

天下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一歲兩稔吳越仰資之今或稍逢水旱
即倉皇無策致居民不免於艱困雖不得盡委之河堤之累然
歷年估計既苦派費之繁多潰決無時又慮身家之莫保
豈非河隄之為累乎昔年湖南巡撫陳詵洞察楚地隄防
於江漢甫任即復調位口隘款諸路勘江則欲導之使南漢
則欲導之使北頗為利濟之宜旋內陞去任未及施行而止
風有此閣此其大略也臣思古者江淮河漢水行地中從無人居
平土其安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後世詳於治淮河略於治江
漢故江漢時有氾濫之虞不知其有洞庭救淮河汛於
為使疏河口無行其所無事也伏乞

[illegible]

皇上敕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一詳查倘言屬可行不特全楚之文安即武昌新修隄岸費金錢至數十萬此亦借是以永固矣

查勘濱湖隄垸情形疏

臣楊錫紱謹

奏竊照湖南長沙岳州常德澧州四府州環繞洞庭濱湖
之民就湖淤地圍築墾田謂之堤垸有昔被水衝曾經修
復者曰官垸其未經修復圍者曰民垸每年冬令該管各員
督民培築以防夏秋之水曰歲修臣到任以來雖密訪歲修
各縣嚴檄水利之員查禁督修從未經目覩不能知其實在
情形是以上年恭摺奏明將就近長沙之湘陰益陽二縣
隄垸於仲冬親往查勘荷蒙
聖鑒在案茲臣於二月由湘陰勘至益陽訪有隄垸情形有尚

敕行各省遵之處

應酌定章程辦理此就臣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險工宜三年遞加大修也查各堤有當水要衝尤易壞損之

險工每年歲修不過加土數寸一尺若加高厚各至數尺以自

大修歲修佃民任之大修田主任之今臣查閱西邑民垸新築

北圍底頗落即垸舊築此亦未能一律高厚其餘各處之

堤想亦相同推原其故蓋每年冬月雖加土數寸一尺迨年

雨水沖激又多坍卸是徒有歲修之名終難成高厚之

實臣雖面諭堤民每遇天晴水小隨時培築不必定俟冬

月然佃民農忙之時殊難兼顧而各垸田主皆有力之富家

資修堤俾田永成膏腴庄并非强以所难在自秋冬以始凡属险
要之隄每歲加厚三尺加高二尺以三年為止即保歲中少有衝决
尚多修存合之現在隄身三年之間厚可一丈六七尺高亦准此則雖
遇大水永保無患矣
一護隄柳株宜一律栽種也查兩邑年久舊垸有種柳以捍風
浪者均堅厚無损其未種者即不免单薄至於近年民垸則種柳
者絕少細詢其故蓋種柳一事向來官雖示諭未能實力督率佃
民田主各事因循間或插種又苦牛羊殘嚙居人拔损遂多有名
無實臣查柳枝非難得之物插柳又易為之事植之三年即可
捍禦風浪致遠而利溥莫過於此臣已面加切諭令各多插嗣

後在令水利之員兼行督率画处栽插將每隄種柳若干株

报查考責令管理修隄之隄總隄長人等稽查照層留

与道府等官遇便隨时摘抽點驗嚴禁縱放牛羊及居民

換遷芟于以罰懲則数年之間隄埝屹若山立矣

一專管水利之員宜免其差委之查各属隄埝多者五六十以

者三四十每埝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每年冬季堵修

夏秋防護無歲暇逸之时若差委别出則堵修防護無人

督率稽查其為虛应故事何怪其然且個是其故是以上年凡属

水利佐雜俱不經為差委嗣後應請著為定例凡属水利專員

堅不差委則責成既專而承辦者省力矣抑且現請三

年逢加大修各属隄垸既多道里亦遠水利之員督率
難周俟届期具工竣日查 擇佐雜中勤慎老練者之委
協辦庶工程可理堅實
一以後民垸宜永禁再圍也查洞庭雖曰巨浸於藉以容
省之水各属隄垸俱係沿湖受水之處漸次圍成致令衆水
爭地之難瀆湖荒地不許擅行築埂以阻水路已經垂
為令甲但尚有無礙地許民呈官勘明築埂之例載
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沿湖堤垸俯隨無隙實無可以再行
築隄墾田之處今已成之垸在民既獲其利尚使然其成功若
再許隙地再行築墾在豪民惟規目前之利憚詞朦混偽名

太史奏議題之新

月船手抄

識之有司不知總攬全湖形勢遽徇其其請而上司亦一時蒙
踈忽據詳批准實始壅水漫決之患在請開後各屬請開築
地永禁築堤墾田使川陝豫楚各省之水有所消納不
致泛溢則現在各省境內田年獲有秋民食有濟所益
不淺矣

湖田占水疏 嘉慶七年

臣 馬慧裕謹

奏爲民生資乎穀食而穀稻資乎水利水利資乎堤垸從來水則腴遠水則瘠所在皆然湖南長沙岳州常德澧州四府濱臨洞庭各處多就湖之濱築堤墾田惟是洞庭爲納川楚粵黔諸水匯宿之區自應使湖面寬闊專資蓄瀦方易于消納乃湖民與水爭地常有衝決漫溢之處經前撫臣蔣溥題請近湖荒地禁民築墾查湖南瀕湖十四縣共官圍百五十五民圍二百九十八刨毀私圍六十七存留私圍四十一共內官圍係雍正間發帑修築民圍係業民隨續

月船手抄

麥霍半遞之旁
圍築奏准存留一体歸入歲修無論官圍民圍俱係業
民自行修補官為督率每年九月興工不分畛域及除易
工程皆係通堤之民按畝出工通力合作於次年二月工
竣三月內勘明取結詳報奏
聞
無設存官修民修防險搶築等費亦無保固年限前
毀私圍見俱洗刷殆盡永禁修築毋阻礙水道之處
至存留各私圍係臣此次遵
旨
歷勘長沙等九州縣共續報私圍垸九十四處內有湘陰縣鶴
江山私垸二道華容縣馬家私垸一處均有礙水道先經勘
令刨毀不准修復餘俱築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前未經列

入在留在數冊內見查各堤身僅高一二尺及六七尺不等每
逢江湖漲水高一二丈此等數尺之堤早已漫溢過頂實不
能與湖水爭勢數十年來尚無阻抑逆溢之事因內業民水
小藉以衍田種植水大任其漫衍流行每年應種蓄收秋被
捕魚刈草之利以完賦課歷久相安自可毋庸勒令刨毀
致失此應以見在堤埂長高丈尺為限示之準則永禁增
築庶水利民生兩無妨礙矣至此外各屬非近江近湖之區
皆藉塘池以為灌溉塘池水足則夏秋久晴亦能挹注有資乃
愚民昧於遠計往往廢水利而圖田功不但大江大湖之濱即
自己輸糧管業之塘亦培土改田截流種稻彼徒狃於雨暘

時若之歲以蓄為無用不知偶值旱潦洩蓄不備此失又流澗之
水遠近取資若捨此已業截壅為田則上溢下漫無不受累
又在各屬從案料行大事由此且愚以為
國
家生齒日繁墾土甚闢至於關係水利之蓄洩者仍以地予水
亦後水不為害田亦受益小民不能遠慮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
之大計臣愚謂前此已經開墾之田逐一清釐固恐滋擾若
自今以往嚴行禁止於東南各省甚為有益應請
皇上敕下凡地關蓄水及出水者令地方官親自勘明但有礙水利即
不許報墾如有私將堤地改墾為田者查出重懲此實治水
務農裨益民生之大端也

請濬長沙北門舊河疏 雍正五年

湖南巡撫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濬長沙北门舊河以便民事竊臣上年奉

命自浙赴湖南任道經長沙所屬之湘潭縣見千艘雲集四方

商賈輻輳數里市鎮堆積貨物擁疊道旁居民櫛比而長沙

係省會之區府城又適臨湘江乃環顧江干無船停泊者蓋由

湘潭江形稍曲北風勢緩而長沙江面既寬北風勢驟又無港

可以停入猝然風起濤湧一時難保沉溺漂没比往往而有此官

民船隻不能停泊而商船亦多往湘潭以舍湘潭無可棲泊處

也即如江西之湖口関先設湖口縣江水險阻商人上税停舟常

月

船手抄

發香省遏之薪
遭風濤之險荷蒙
皇恩移駐九江則人稱便焉臣謹按長河北門外原有舊河一道
計長三百餘丈淤塞已久若將此河照舊開挖深闊可以多容
船隻誠為大便於民之事不但往來官民船可避險艾賀冊
以謀生者可以安宿湖港不致飄泊風波而且商船可集聚
百工則財用足通百貨則生計饒即有挑食力之民有商貨
往來上下可以擔負覓覓每每貧民衣食之藪也臣目擊地
方情形以興工費財無項可抵今擬 驛鹽糧儲道詳稱長
岳常三府隄工欽奉
諭旨行令修築現查本道衙門向有每年鹽規銀八千兩歷以

雍正五年現存銀八千兩並雍正六年收存銀八千兩歲修存剩共一萬六千兩作為修築堤工之用再查長沙為省會之地長江浩瀚竟無灣泊舟楫之所北門外有舊河一道俟雍正七年分收存八千兩解到之日可以開濬此河停泊船隻庶於地方民生不無小補等語亦臣見適合今估計工銀約費一萬四千有奇但關係為民興利似不可緩擬臣愚見或於冬興工應否先於司庫正項內動用開濬俟雍正七年該道歸公銀抵補伏乞

皇上睿鑒

修濬滇省海口六河疏

臣鄂爾泰謹

奏為修濬滇省海口六河事竊以雲南省會向稱山富水饒而耕於山者不富資於水者不饒則以水利之未講或講之而未其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以增其害之故蓋水利莫急於滇而蓋滇之水利莫急於滇池之海口其上流為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四州縣下流為安寧富民二州縣一水所經凡六州縣誠俱疏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均受其害故於滇最急滇池之源來於城北之盤龍江經城之東而流於南會呈貢晉寧之水瀦而為池折而西流至昆陽州界復北折而倒流由石龍壩至

於安寧富民之北而入於金沙江此滇池之形勢也滇池即
昆明池土人名之曰海海之大周圍三百餘里環海之田資以灌溉
雖田膏腴然每慮數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
民恃以宣洩者惟海口一河而兩岸群山諸箐沙石衝下沖
入海中填塞壅積宣洩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明季
設時巡撫陳金開渠濬河築壩鑿石民因以甦自此遂有
歲修大修之例而不知海口之內有牛舌灘州二處梗塞其中
致海口內外不能通暢萬曆初復興修作亦只於牛舌洲之
左象山之下竭力疏濬其根未清故其害未息至今歲修
歲壅殊非長策臣勘得海口一河南北兩面皆山俱有箐

雍正二年　月

疏看者通之處

水入河每雨水暴漲沙石冲積而受水處河身平衍易於壅

淤如北有白塔每疏濬於農隙之時故壅塞於雨水之後不按

則淹沒堪虞開挖則人工徒費沿海人民時遭水患皆甚苦之

行至平定哨一閘係雲龍箐水歸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之

處相度形勢諮詢輿情咸稱閘南宜開子河一道引當安

瀉水彩村等閘諸水同至平定哨閘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停

住一帶可以永遠從行至海口駕船循視見有舊堤一條沉埋

橫塞於中堤外龍王廟前有牛舌灘又側而下有牛舌沙俱

阻擱出水不能直瀉詢諸土人此灘前築堤以擋海口之淤塞

之故一灘一沙自古以有原未議修阻於大海近崖處用竹竿

試探水深八九尺出海口外於龍王廟左海門村僅深二尺五寸
牛舌洲則止深九寸皆因三重壅塞不能暢達此處海口
出水之咽喉因應將此三灘一洲并前一埂一律挖去則海口
疏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臣復博訪確查即如委員朋
呈貢晉寧昆陽等四州縣照議皆修於雍正七八兩年農隙之
時興工現有海口河道壅淤之處現悉已疏濬寬深周岸有秧
田數甚廣此在省河道之大宗也至於四境之內河道甚多條分
派別各有源流要其最大者莫如盤龍江其次如金稜河又次如
銀稜河又次如寶象河其次如海源河其次如馬料河又次如明
通河又馬溺白沙二河以上各河共估銀一萬八百七十餘兩已於

月 楊名時

查出各項田地變價銀內動用令及時辦料興工另疏題報外
臣查海口六河並各支河皆足以資灌溉而備蓄洩獨因於審
久開濬少疏以致水不注海田僅通溝高地惟望雷鳴下匯到
委而積此稻糧豈歉歉故實人民皆樂歲閑如果山澗之水
水長以山俾條此相發互仍其用則旱潦可為轉移荒歲
早施補救人力既盡天必垂憐此臣之設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
務期通行成效勿報急忽勿設畫忘者之雖是既興工作宜
定章程庶可以經久而不致廢墜查雲南府原有水利同知
昆明海並六河以及各支河巡查濬修是其職分應請鑄給關
防專其考成其昆陽州為昆明下游距省百里同知難以兼顧請

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並於通省各府州縣
皆有水利屬等專員諉卸因循託辭藉口若府同知通判
州同州判佐貳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
溝渠責令專理除仍令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
明聽督撫二臣核酌勵懲則二三年間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
而克濟民生矣抑臣更有請者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三河北
閘凡鉅歲修銀兩不可不酌定惟鹽道衙門歲有合秤銀兩
請撥作歲修之用似於水利民生大有裨益

興修滇省水利疏

臣鄧爾恆謹

奏為興修滇省水利多寡推此方水利為第一要務收係民生計故無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導或人力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不可畏難惜費況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憂旱者僚且竝無積蓄不通舟車一遇迍節歉成荒歲往前市米一石有價值十兩十五兩之年是以臣自蒞任以後即詳飭通查悉心採輿論合省繪圖迄今六載雖亦深慚行經興修已竣而獲水之利者僅半已修未竣已竣未妥竝應修未修要勘未確者居半此臣今時開明陳請

聖鑒者也查雲南府屬嵩明州之楊林海又名嘉麗澤因河道
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成
田被水淹沒歷為民患臣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將
疏河道由丁家屯龍喜村開挖二里許直通河口使積雨
河並得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澇而周圍五十餘
里草塘均可開墾成田隨委員會勘並先將歷年阻撓之
衿棍二人枷示河岸限以工完釋放於是各士民歡呼踴躍
情願出夫僅資給口糧並未多費於雍正六年告報竣從
此田畝歲收並涸出田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地多
淹高地無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臣先於雍正七年仿倫
月般手抄

與修計開河共五道積水洩於炮江水不為害引水灌田現已
獲濟又臨安府有瀘江一水来自石屏州之異龍湖合壩冲
象冲二水及六河九溜皆會於瀘江以赴巖硐伏流十餘里出阿迷
州入盤江而硐口硐底石埂十三重阻水不能直洩每遇夏秋
暴雨奔湍四潰田廬淹没土人稱有神物凴巖欲伐巖石
輒有風霾礔石怪異知府張無咎鑿石疏河椎鑿不能入强入
不寸許旋累因裂沙飛礮碟從空擊下斷工人一指臣按根株
神以庇民豈以虐民總制奉
天命除患衛民而神弗許是神不靈随通以誠告嘿遣張無
咎以文祭畢復督工鑿石應手而碎十三重立盡復將自瀘江

至嚴洞隄岸一併築修現已有利無害禾稻倍收再府屬
之建水州田地甚多若無活水但雨澤稍遲即歉成失望府
近南莊之山腹中有泉一道細流不息入地無蹤曾竭力開
挖不能疏通臣令以穀糠填入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
州屬之老虎穿知為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為箱穴中泉
湧勢甚湍激隨挖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挨次
引灌皆穀以豐收府屬之阿迷州離城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
通舟楫遂檄疏濬現可行舟曲靖府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淤
壤皆可墾土成田緣尋川一道河會尋甸嵩明兩州之水每夏
秋積雨一注汪洋加以馬龍州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衝激成川

月 撫手批

之水逆流泛濫即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土人謂自古相傳
捍禦無策日熟等將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俟
爲川河順流直瀉必先使馬龍河不争水道欲使馬龍河
不争水道必須另開子道河俾爲回嵩明之水皆得暢流始
可免衝激不致汎濫今查勘舊修圍水田比二萬餘畝但
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餘丈務須開鑿而施力殊難擬俟
濬竣河千五里以收全功又徵江府城南之撫仙湖延袤百
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名曰海每雨多水
沙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江川、寧州三處利害共之
惟海口一河尚堪疏洩而山溪水漲推砂滚石壅積易塞道

暢雅增築通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護岸砂涸出三千餘
畝舊田現獲豐收又楚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堤
積水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日面渝該知州
確勘詳覆其水來自北山龍王廟及多蕨廠等處兩旁峭
壁立四季泉源不竭会流箐口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然
水成塘可灌數十里田畝隨令築壩建閘全用大石并將外口
閘挖寬深毋得省工惜費掘出舊碑一塊復指其缺略係
以堅完於九年三月報竣據稱不猶可灌千家并可省菑户
矣又東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地無多從未為有
土開河三道水消田出業招民承墾其修如嵩明州之寬郎

因於水不均里民爭控飭令開于河道俾兩里均平宣威州
舊少水田僅資蕎麥建石閘石壩各開渠一道截流引水
均可墾田極瘠之地僻土寒穀難成熟惟正東東南等村
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水僅有水溝一道不能
塞前任知州賈秉臣請從山腰紆折鑿石成渠灌溉溝壑
灌田數千餘畝大理府洱海之海口為附郭之太和縣水利攸關
因淤塞多年詳明興修水得暢流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緩急
或給帑項修或騰挪濟又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紳民
出夫協力並未動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須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
各屬地方加隄壩圩埂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各有案

詳事件零星俱無庸敘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
非止便客商實欲資糧運且於雍正七年奏即發銀飭修已
由河道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土黃有
旱路二站亦經置備車牛並蓋棚店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
江又嵩明州之河已經勘自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
後據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現估勘繪圖
覆奪若得川粵江河舟通滇省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滇省
水利事矣水利之興廢實關民生之休戚屬在滇南尤為要務
且不自揣欲將東西兩迤凡有可興之水利逐處興修此二年
以來勤訪密查不遺餘力除現在省城六河昆明海口併迤東

該府所屬一切河渠閘壩各項疏濬閘築已有頭緒其係
迤西各屬已經查勘者有未經查報共務期確知後委辦
在案事之略難不能以責於皆臣力所能嗣後別有個
出田地並丈出田地應行變價銀兩現核數目已約有數
為即以此項辦此等總屬有餘斷無不足是以臣屢當
聖諭恐力有不能令請動正項而並不敢請動正項亦不敢請
動正項亦不敢請動贏餘抑是導水濬河務期一勞永逸
暫行補救易承等通利難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難臣是
擬俟各工報竣即備細彙敘具本題明請於道員應員並
佐雜官員內分別河道遠近酌量改銜兼銜令遞理分

理各屬水利再酌留歲修銀兩分定勤惰考成立季報月報之條其具詳具結之例文冊接濟司仍令將要緊河道分派若該令不時勘修俾於總管之外又各有專員現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從事即後來大小官吏亦不致因循並無可諉卸或於地方水利實有裨益矣

炎習省遐之霜

會籌海塘情形疏 雍正十一年

工部尚書臣海望謹

奏臣等欽遵

諭旨馳驛赴浙於前到浙日期及海鹽乍浦先行興工修築接濟

民食海寧尖山一帶俟臣等查看明悉再行確議具奏

之處業繕摺奏聞外今臣等渡江由紹興府所屬之蕭山

縣并河莊山等處將浙省江海情形詳加查閱江海之門户

不同水性各異水道之遷徙靡常其中有人力可能為者有

人力所不能為者凡人力所能為者自宜分別緩急次第興修

今將臣等管見敬為我

呈

陳之伏查江海之門戶有三省城東南龕赭兩山之間名曰

南大亹禪機河莊兩山之間名曰中小亹河莊之北寧邑

海塘之南名曰北大亹此三亹形勢橫江截海實為浙省之

關鍵再查江海水性凡海皆有潮潮皆時長惟浙省之潮與

他處不同蓋緣海潮自東而西江自西而東每逢春秋

朔望潮汐盈滿江流陡發之時互相抵擊突起潮頭勢

甚雄悍若再遇颶風勢必洶湧故歷來為患雖在

於潮而實助潮為患然則又在江與風也再查江海水

道雖中小亹適當南北兩岸之中江水海潮若由此出入

則兩岸無虞但中小亹地面不及南北兩大亹之半且山

[illegible]匯之一冊

月船手抄

根性氣似若綿隨潮迴沙淤倘遇挺塞此以不從而南即
從而北從而南則南岸尚有龕赭等山連絡捍衛蕭山
等縣雖有沖刷之處為患猶輕若從北則北岸僅有塘工藉
以備禦倘有潰溢關係甚鉅今查南大亹早已淤成平
陸數十年前尚由中小亹出入嗣後逐漸徙至北大亹故年
北大亹之桑田廬舍已成滄海若欲迴浙江海之狂瀾使仍
歸中道恐非人力所能為者臣等謹遵
聖訓細加詳勘凡於海塘有益而人力可施者靡不悉心籌畫
以仰副
聖懷今公同看得海寧之東南有尖山聳峙鎮鎖海口其西有

一小西山係名塌山相去百有餘丈水底根脚相連尖塌兩山
之間相傳向有石壩堵截水道有此壩石北岸護沙時塌
時漲後被修塘人役誤取其石修補塘工北岸之沙亦今
有坍無漲臣等相度情形現今江水大溜緊貼北塘直趨
尖山塌山之南而出引入海潮衝激塘身護沙日卸伏思水乘
沙去水去沙來理固有之若於尖塌兩山之間照舊堵塞俾江
水海潮仍向外行則北岸護沙可望後漲果能北漲自必南坍
水道或可望其南徙但春夏之交潮汛正大難以興工俟冬初
水落擬用石塊設法填塞似藉人力之助能為其至於仁寧
二邑海塘應有應修應築工程甚多一時難以並舉自應分別

先後巡浙與修共自華家衖以東尖山以西一帶塘工有草塘并條石塊石塘不等內有大學士朱軾於巡撫任內修築之石塘五百丈完固無損又創建之條石塘石塊雖小尚屬整齊均無庸修補其條塊石柴草各塘以及翁家埠前家閘去年衝塌之處有已經粘補其有現在動工修築加謹保護其但草塘易於朽爛塊石舊塘亦易拼塌若僅僅粘補年年搶修歲需錢糧歷年累萬積至數年不可勝算而塘工單薄危險如故非經久奠安之計仍應改建大石塘庶可垂永遠需工料約銀一百八十餘萬兩以用夫役木石及運送船

隻等項甚多即俟用力趲修非歷數年之久不能告
竣伏查從前督臣程元章業經奏准開捐以資經費若
倍其所收銀兩按年動支修築塘工漸次可以告竣而
帑亦不致於糜費且臣等現議堵塞尖山水口若既堵之
後果能沙漲護塘則石塘可以不必改建倘尖山既堵仍毫無
沙再行改建似亦未遲惟是翁家埠一段草塘其地鄉係
活土浮沙恐難釘樁砌石或仍用草工堵禦雖須附加粘
補而地面不過十餘里每年所需無多至塘內墳地勞低窪
及塘背附土单薄之處現今即在塘補所需塘補之土沿塘或
係官地挖取應照河工之例交與地方官逐段確查對量賠買

焚香崇遏之齋
民田應用仍將此項民田額徵錢糧查明題豁又查雍正三
年風潮偶大海水漫溢塘面損傷民田廬舍等竊思緣
雨排風不能禦測若僅此一層隄岸未為萬全且現在石塘
各舊塘一時未能改築應請於海塘之後添築土備塘一道
比舊塘再高五六尺務令於今年秋汛以前上緊趕築完
工萬一風潮泛溢有此備塘抵禦可以護衛再查仁和至乍浦
一帶海塘不下三百里若無專管之員將來不無膠葛之患查
河工定例專設文武官弁董其責成今浙省海塘亦甚緊要
前任題設杭嘉湖道一員兵一百名專管工程非其專責似應設
嘉海防同知二員千把總各一員兵二百名亦恐照料難周應請

設道員一員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三員把總七員兵八百名計設官兵不無歲需俸餉之費但查塘工歲修錢糧現今每年不下數萬兩此後如有粘補工程即以兵丁充夫工築則歲修錢糧可以大減且設有兵官兵巡查照看隨時修補堅保固塘工而於工築之暇仍令勤加操演則海疆亦得藉資防禦矣

請石塘外增築土塘疏

臣 趙宏恩謹

奏為臣親勘松江一帶海塘外護土塘俱屬完固又金山嘴一段土加工地基原低前估一段丈二尺每各工塘面高低不一已飭加築平齊其格已修石塘如式堅固已添貼石內土塘現在夯硪務期堅穩再查石塘長至七千餘丈面寬五尺底寬一丈以臣愚見尚覺單薄其外護土塘相離石塘有十餘丈及數十丈之遠其築貼石內土塘係緊貼石塘裏面而石塘外面應少幫扶誠恐日久潮侵雨淋剝落撐損似應做照貼石內土塘之法緊貼石塘之外再築土塘一層上寬五尺下寬二丈高一丈餘庶內外捍

有包裹扶視愈可經久其深缺為第一險工石塘係首先修
築不及債修之工程堅穩則外築貼石土塘更宜加倍寬
厚方為周密又查石塘以外厚築之外護土塘其內隙地原
廣雨水頗多積注寺臣俞兆岳欲於石塘開三四洞以消積水
前督臣范時繹尹繼善俱以恐傷塘根阻止於現擬可挂酌
疏浚臣愚以為積水不消侵泡塘根亦有干係若開挖數洞
實恐有傷塘身細詢工員匠民欲於隙地中間刨開小河一道
圍繞石塘之外仍不致逼近塘根於石塘與土塘交接之處開
石洞引水以入石塘內之新河于塘工民田俱有裨益而開河之
土即可以築貼石之外土塘約計共費二萬之內暫動司庫耗

委科理俟塘工捐錢充足之時歸積又外護土塘以內

地閒河之外猶多空閒宜酌種蘆葦柳株日久根係盤結

既可以固塘基而枝葉暢茂又可以資民用合並陳明

國朝奏疏卷四十五

經野

水利後

濬渠塘以備旱潦　許承宣

敷奏江南水利　鄂爾泰

請廣淮北水利　顧琮

覆奏淮揚築圩情形　高斌

敬籌淮揚水患　王明德

籌上河歸江事宜　嵇璜

濬渠塘以備旱潦疏 康熙十九年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濬渠塘以備旱潦事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為治者收其利而遂絕其害、莫甚於水旱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講而欲禦水旱是猶不耕而思穫不蠶而思衣不可得之數也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旱也江南今年之水亦數年來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猶不足以濟漕而消涸不能救之使出及其水則滔天巨浸潰堤而出而汗漫不知所歸揆其皆由河臣只以治河為急而不及各府州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

故書未逮之處

州縣亦以治水據之河臣擧其地設有附近渠塘稽之而內荒墟而無設僱畫圖宜遏遏旱則水泉之道盡塞遏水則疏導之力難施也前撫臣慕天顏有敬陳足國久遠疏其素年在大興水利以當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祜挑濬其後近二江都郡縣頗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陰之黃田港申港武進之孟瀆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若無錫宜興可達太湖之河瀆甚多金壇丹陽方棲練湖之水停不少今諸處皆淤塞不治若興工開濬建立石閘以時啓閉旱則納來潮以蓄去水潦則啓內閘以遏外潮此江以南之水利見於撫臣之奏請者誠不可不議舉行也至若江

北之揚州也
家漕運之大道故北儀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过於五塘五塘
北何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陳公塘是也嘗考明永樂
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令貯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
枯運河舟阻滯知府李貞奏專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
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
石閘水礎以灌水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継此
閘濬五塘灌注長河其不可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
遂絶然其舊址閘石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為修復庶則灘
有瀦蓄之地而不至於泛溢旱則有灌溉之資亦東可以濟運此

江以北之水利，據臣訪求，及奏請者，尤不可不議舉行之。雖然蘇松常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徐四之水，難於入海。俟五塘之水利興，而不必求其於海，猶非策之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洞故跡，今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涵洞門自外拴，海潮至則海水內衝，涵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涵門自開。門閉則海不得入，而無鹹水以害田；門開則河無所阻，而有支港以達水。如是則水咸趨海，而永無淹沒之慮矣。方今公帑不充，開濬之資，舍捐輸無所出。且聞去年河漕二臣，新捐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願納封誥及序班等職，與納俊秀貢監，皆先畢名造冊，即借支庫銀，令其所欠補完，年終彙題，一時咸以為便。夫與其捐輸於

已飢已溺之後孰若捐輸於未飢未溺之先毋以為一時補救
之方何以立百年長久之計則即以賑濟捐輸之例為渠塘
捐輸之利充之渠塘修而民無旱潦之患是修渠塘正
所以為賑之伏乞
皇上責令各督撫轉飭各府州縣及今冬涸速行挑濬漸次生成使
田均收其利旱澇不足為災有備無患一勞永逸之良法莫善
此者矣

敷奏江南水利疏　雍正五年

雲貴總督臣鄂爾泰為敬陳水利以備

採擇事竊江南水利一事屢荷

聖心眷注諄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此屬水利曾悉心諮訪略

知大要原擬將此項任責籌畫預定然後詳請督撫隨文

程重緩急次第舉行及奉

聖恩超擢來滇事雖已隔心未暫忘前閱邸鈔知蒙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感且奮臣隨寫書撫臣陳時夏

云疏濬河渠

特賜帑金以資調度蘇松常鎮就近之地料已留心查勘而江寧

為省會之區城池尤宜亟講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出可通獨以日久湮塞若各源開濬實於民有濟揚州既重全賴五塘久屬豪强擅廢私開於河作田因占數百里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產去今少旱即歎多水又淹若將故閘仍舊役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强禦方克有成故雖有賢守令往往中塞遂阻即務不能搖又或造為別論保必不可行此不欲開河之通弊不可不留察也等語去後屢讀

聖諭愷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向揚州府在

交部議敘之處
京官員其覆奏亦甚詳明仰見
聖慮詳周無微不燭謹批且覽冒昧陳奏臣按劉河白茆二处
奉
首則濬此誠河海二區之脉絡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熙九年巡撫
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濬白茆等河其时
相去未遠皆有志可考有跡可循自能仰体
聖衷至於江寧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
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门入於郡城内外交資其利甚溥但
久不疏濬即疏濬亦屬故事故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水大
時暫通舟楫是享其利者正復無幾若不及今大加疏濬

就湮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雖侵占已久而故址皆在
但能不畏勢豪修治甚易稗益實多由揚州之邵伯高郵寶
應以直達淮安此一帶地方稍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
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縱亘三百餘里往往淮黄
交潰一時滙聚宣洩甚難雖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難
行況鹽艘衝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水迅駛常就安
瀾如此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而江北之水患息矣至於高家
堰為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縣皆通河工自有河臣坐鎮不再
贅修文非獨水利所關無俟臣瀆江南自劉河白茆之外其
為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界共四十五里在丹

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京口呂城奔牛諸閘藉以蓄洩一至冬月漕河水淺挽運艱难每年挑濬隨濬隨淤歲以為常皆由河身淺狹及挑濬時又復苟且為一時之計所挑淤泥堆積兩岸就近之处及大雨淋漓仍復沖卸入河且水淺之時漕船既不能行横截河内俱截民船悉由剥渡以致起岸盤壩行旅艰苦公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独水利所関也且查此地实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而向例每歲挑濬独责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独受其累更有每冒霸役地棍等人得以借名濫派脚役車夫驢户等人得以勒索高價而兩頭來船又得以卸装另載凡此各弊皆因以為利

故槳其淤塞不槳其疏通於是句串夫役原不肯實力疏濬
俟就保閘又且賄囑漕船舵工水手故意排擠不留餘隙甚
至多用小船填塞河隘以絕其往來行人到此忍氣吞聲莫
不舍舟而陸往保察其弊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二年動
料估公費公中疏濬然終不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民舟楫
之係湖港皆宜闢通以助運河常俟流注冬窮不須後濬為
必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州縣之內外城河並各鎮市之河
每被勢豪侵占或填砌狹小或全行淤塞尤可痛恨應嚴飭
有司冬行疏通不得少有徇庇如仍前因循不即挑濬清理
者一經察出官參吏處勢豪之家從重治罪其各支河港

月　　日　　手封

瀆塘浦名類不一所在多有凡可裨益地方者應悉令查報勘
量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盡行帑金務難遍給臣等斟酌
條例凡挑濬官河等一切工費取給公帑其挑濬城河及鎮市
之河並別通計河身丈尺俾瀕河兩岸居民每戶照其基址
各按其出夫其在港內不臨河者量為協助深淺寬窄各有
定程鰥寡孤獨悉予優免至其間瀕河之地並無民居以及
未挑之前先須築壩戽水及挑之日或須拆屋砌岸等此
等工費公同確估勸令紳衿富戶典賈鹺商量力捐輸毋
許勒派其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高田挑濬借水之利低田築岸
驅水之害皆功令通計合商彼此交濟是官為經營民受惠

並勢豪蠹不敢阻撓且自費無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田之佃戶皆無不踴躍樂從而均利澤焉矣再城外運泥之法務令遠置低窪之地不令高出地上城內運泥之法則務令積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低窪之地不令高出地上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勢之用惟恃乎其人又非臣言之所能盡也臣自任江南忝臣

臣適蒙

聖主軫念及此實千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奏

請廣淮北水利疏　乾隆七年

漕運總督臣顧琮謹

奏為請廣淮北水利以富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
黃淮滙注湖蕩土田廣衍戶口繁多第頻年水旱饑饉
屢臻以至土地荒蕪民物凋敝連歲疊蒙
皇恩蠲賑截漕近又
特遣大臣接續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益除害屏
見
聖主勤求民隱懷保惠鮮其所以欲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悉
備臣待罪總漕淮郡適當駐劄之地又因歷任已再其間風

土民情知之歟遂近其督漕北上後沿堤相視按之地册訪之
土人而知淮北實有可興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難功甚省
以致甚鉅者竊見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屬相等乃田價懸
絕至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運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北
下地一頃僅值銀七八兩者考其故皆由蓋淮南河堤先建涵洞以
注有資放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縣地雖濱河而溝渠坂
堰壩未議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糧從未獲禾稻之利若
遇一亢旱麥收尔望竟同石田其卑下之區則又皆沮洳萑葦棲
目汙萊積雨稍多即成巨浸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災十
室九空公私困竭臣亦疑引河灌溉應設涵洞或止宜于淮南

月樹手抄

教書省遍志一齋

兩淮北或有未宜近因賑舟涉江迤北登堤履勘見五公橋
旁近土田肥滿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
前亦係荒瘠之地後因有錢姓者以賤價買堤外瘠田于
堤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
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價今已價十餘兩因益信蓄洩得宜地無
不可獲之利且竊見自涉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涵洞第尚
未能知求水濟運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茅坂原泉竟棄放
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之利弗逕河田畝高下相懸昔魏
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
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鄴

而河內以當今淮北諸河形勢直相類此應請

皇上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妥辦估計興
工于兩郡近河隄岸或建設涵洞或多築壩堰開渠溉田
至東西路馬徽山漁濱徐塘諸河支分派別務各疏濬清導
或築圩岸以圍田或棄窪地以瀦水要使隨地制宜克盡地力
而止其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庫動用更令即於河
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約二三年間水利興而
人力勤可冀使瘠土化為沃壤第恐議者疑其運河使及
諸河之水或于濟運有妨不知各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五
月上旬即可過竣稻田須水正在夏秋前此啓閉以時運過
遂啓閘壩之啓

月　手摺

於行宣導其取借運河閑蓄之水用為民田灌溉之資濟運毫無所妨況清江左右所建涵洞咸效彰彰推此仿行為無疑慮雖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

朝廷規畫經久興作而旱潦不除累歲

賜復蠲租動以鉅萬窮黎究難普濟　國帑坐以歸虛縻何如力興此工以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耶考之目前計之長久利有五淮徐災黎待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即可寓工於賑其利一也而郡頻歲被災蠲賦既多豁免賑濟復發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為繼若田功克舉普獲豐收從此正供可以無闕庫帑可以節省其

利三也淮徐常年屢之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
則二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
其利三也兩郡磽瘠既化為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
流亡安輯匪僻自消其利四也運河為湖泉貫注每多溜爛
衝工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既分險工自穩行
之有成雖有一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
去險就平其利五也利興只害除上可慰
九重南顧之懷下可貽淮北百世之利一時
國家之費有限而將來小民之獲利無窮水平有此節宜一
勞永逸收益除害公私兼濟無逾于此矣

月[illegible]手抄

[illegible]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疏 乾隆十六年

臣高斌謹

奏伏查淮徐海等屬州縣地勢低窪濱臨河湖居東省之下流為甲水之歸宿今欽該御史奏直倣江南圩田之法令各屬涸佚足安水閒徽州人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堤一如圩田之制歲獲有收成效已著請查照十一年八月原奏將海州一屬并鄰接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寧等縣數年以來作何辦理情形

敕下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實力奉行確切定議等語伏查海州并宿遷桃源等縣修築圩岸一案先於乾隆十一年八

月高斌會同前督臣尹繼善奏准海州所屬與下河高寶等
處窪地創修築圩岸令業主出資佃户出力於農隙時次
第經理其無力之業佃酌借帑項年限還項鄰接海州之宿遷
桃源清河安東阜寧等邑亦照此辦理在案又乾隆十二年四月
前督臣尹繼善奏稱一切應修圩岸令地方官詳加相度酌量緩
急分年辦理其頂底高寬之制俱令相視地形酌定丈尺修築
之法務於圩外積土挑挖成溝仍於圩身酌留涵洞并設立圩
長責成州縣經理道府督勘等因奏准亦在案臣黃廷桂於
乾隆十四年將修築圩岸事宜酌定規條通飭所屬實力奉
行并令各地方官因地因時斟酌辦理務期合乎人情宜乎土俗

于予有脩并查數年來辦理情形凡海州東南鄉之荒瀆等
二十四鎮沭陽二十字橋至錢家集至粟墟苗家寨等鎮安
東之西聯東路大興等鎮宿遷之河北等鎮築圩挑溝俱
經工竣阜寧之堰頭丁溪等里贛榆之南鄉等鎮亦經勘
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處或因地勢稍高沙土虛鬆不適宜
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以及湖蕩匯瀦卑窪容水之地不
便概行修築至桃源清河二縣四鄉均係旱地並無種稻水
田其逼近河湖之處水勢洶湧非圩岸所能抵禦兼以土性
鬆旋修旋坍徒費無益此海州等八州縣圩岸或宜或礙之
情形也竊思水利農田相為表裏必須捍禦有備而後蓄洩

有賀圩岸之制誠為良法惟是地勢不同難以一律而論海州
沭陽二邑承東省來源駱馬全湖之水由六塘南沭兩河歸
入海其六塘河自宿遷縣境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以至海
州綿長數百餘里是圩岸之最大者莫如六沭兩河從前係
民間自築圩堰迨乾隆八年至十二年歷經奏請培築高厚
費至數十萬查自加築以來唯乾隆十三年水勢本小得以無虞
淮徐海各屬均獲有收至十四十五等年東省山水盛漲六塘
多漫溢民田無論有無圩岸均不免于水患誠以來源甚多
下流甚窄容洩不及勢必奔衝橫溢斷不能强與水爭也
至于圩岸之制惟田間偶遇霖潦低窪之地可用以防護如

月[illegible]手抄

江南蘇松常鎮等州縣農田最為宜其次則下河高寶
興泰山陽鹽城行之亦有成效均以上游高吳張之水收圩岸
得以施工至于海州等八州縣俱在黃河以北一望平衍土性沙
沙不宜禾稻民間惟恃春麥豆稔以為蓋藏是以歷來有
一麥抵三秋之諺一交夏秋則東省上游山水泛溢六塘交頭湖
蕩散漫勢非圩岸所能防禦此正屢臣以處圩田之劃難興
行之於北者 臣等悉心講求詳加酌議水性地利之宜勢不能
于穿鑿而補偏救弊之方人事不可不盡所有海州等八
州縣除清河桃源既屢經試勘圩岸無益應毋庸修築外
應令各該縣於舊有河形及支河曲港之處於農隙時董率

農民隨時挑挖以備霜降至海州沭陽贛榆安東阜寧宿
遷邳有民成之圩岸仍令各該將循照規條督率民夫歲
修并多挑溝渠以備蓄洩其已勘未成者另令隨時次第舉
行至于地勢沙高并卑窪湖蕩容水之地均不必強修
築阻礙水道其六沭兩河已經動帑修築之堰雖異漲之
水不能保護而民常水勢藉以障禦不無裨益亦應仍
照題定之例督率民夫歲時修補查盛漲之水原非歲
以西事如此漸次經理則淮徐海各州縣每年春麥既可
常獲復豐稔且合計數年之內亦必有一二年秋成可獲
唯在因時因地隨宜辦理從容經畫以收實效庶淮徐

海沮洳之地雖不能收全局之功為一勞永逸之計而隨時補救
水患自可斷減

敬籌淮揚水患疏 康熙六年

通政使任歷臣王明德謹

奏為敬籌淮揚水患事竊思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濟四瀆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淮揚為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土受害極深見聞最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最真敬為我

皇上詳陳臣思天下財稅半屬東南由江達河止恃漕河一綫繫往前漕規定例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前進時當五月即閉天妃大閘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歎設淺夫嚴勒限程催令濬河使深幫堤闊厚不許加高致令

月船手抄

麥看嶺遊之處

運河受水有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於明末季法制寖廢不講前賢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為名遂紛令商隻冬月由閘不問寒暑晝夜通行以致閘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於新舊相承遂忘漕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隄並不濬淺殊不知運隄日增而日高則河身日淤而日淺矣上流高堰共石隄將盡之處向係高厚土隄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閘至向水塘翟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衝開大小谷口共計五處有闊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闊十餘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隄上流翟家壩一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隄是以內河之漕隄不能

支全淮大勢既從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
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獨水而黃河獨水反逆流
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及高家堰一帶盡係流沙淤墊是清
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發淮黃並漲迎斷加隄並高于遷於居
民房屋及遇颶風勢力不敵終歸潰決廬舍田園難大
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各
民男婦飄沒不可勝計蓋隄岸過高水力愈橫勢必然
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水甚
幾有司漕運為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為此注灌
溉之需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興鹽各州

月船手抄

考者遲之虞
縣隄下小民田苗冬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渴而立斃者再
據臣伏處田間時所目睹又非僅得於傳聞也總緣淮揚
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原更兼蓄洩無方雨則一
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臣愚以為治淮規則似應查照
南河舊誌酌議講求仍當濬河俟深幫隄俟厚不應止於
隄上加隄止救目前不思久計殊不復漕運過淮完後五月
即閉天妃閘舊例將淮流洋洋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淤塞
河終不可以而治之不於高郵寶應山陽江都各漕隄卑弱
處酌量建造滾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水小則實築固增
及高郵堰衝閘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無

路漕隄亦旋修旋潰隄終不可得而固也但實閘天妃大閘從
前漕河重臣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共及商民船隻未
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濟寧境內天井石佛等閘
了例照實部单按時開放似無不可惟建造漕隄滚水石
壩實築高堰新閘衝口未免致費 國帑雇募民夫
役跋利雖在軍國大計實為下民永除疾苦此需夫役
自在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而數年衝
潰歲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修築共襄大計以圖一
勞永逸之舉是因淮揚士民亦心悅而樂赴之若夫
長此任淮源此自以及沂濟漳運各处濱河地方直省

月楫手批

[illegible]題之一 新

[illegible]之禍
小民受害當不減於淮揚或更甚淮揚此亦未可知伏乞
天語勅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且議有無可採更飭
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作
訪詳考河誌通權酌議一切河道以何而後疏防而利如
何而後蓄洩戢資當此未而綢繆自在事半功益倍
將水土平而後民生莫樂利之休不難立睹見於今
於今日矣

籌上河歸江事宜疏 乾隆二十二年

臣嵇璜謹

奏臣遵往

旨往下河率同何煟詳勘淮揚運河東堤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緣邵伯以東通東地脈高卑天然限制各有分途若欲俟之向若歸匯必順其就下之性臣查下河歸海之路從前改建各閘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祐新興等場皆各地勢之宜分注鬥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惟查劉莊場之閘至新興場之石䃮閘相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尤

月船手抄

覆奏酌議之辦

請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港地方添設五孔石閘二座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查石𥖄閘天妃越閘閘牆裏頭尾俱已塌卸應估修補堅固又各閘下支河年久淺現在北閘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應請估挑又沿海港口現俱淤通惟射陽湖灣曲太甚淺水不暢竟有舍西僅隔里許而南北繞一大灣至數十里者應請挑通徑捷歸海至串場河以西河渠甚多其導水順而今淤塞如泰州之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應疏濬深通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堤原設石閘十餘座水大則減水歸海水小則灌溉民田今即兒閘子嬰南閘并邵伯之三

閘年久傾圮應請拆修以利啓閉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第
查下河州縣本係水鄉形如釜底每遇淫霖即遭淹浸若
高郵諸壩過水太多盈科漸進未及至海而下河已皆泛溢
查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若
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臣查運河歸江之路芒稻
閘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四處閘壩俱寬八十六丈即仍
以南運河東堤舊設有金灣六閘金灣滚壩東西灣壩鳳
凰橋壁虎橋灣頭閘等處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用以導水全
今查東岸堤僅金灣六閘并灣頭閘過水通計七閘口門止
寬十二丈八尺尚不如芒稻東西二閘之寬鳳凰橋正南木橋

月舩手抄

運水甚為微細東西灣壩面本高金灣滾壩淤土久積以致運河之水不能及時宣洩臣前於五月內奏明動支帑銀一千兩將金灣滾壩並鳳皇壁虎二橋抽挖溝槽不過暫為宣洩之計應請俟霜降後將金灣滾壩挖低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鳳皇壁虎二木橋下於灘一并挖深比運河底高七尺為準惟西灣壩形勢不順每屆挑挖外應將東灣壩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十二丈添建木橋匯入壁虎橋引河內以資宣洩又金灣閘底太高應將北閘底改低一尺照上年所估成數辦理東灣鳳皇壁虎等橋壩外支河應照所改壩脊一律挑深

又邵伯西岸沙港口為湖水進入運河之咽喉內有蔡莊港
明〻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經淤塞且亦於五月間奏
明疏濬已經完竣惟查邵伯沙湖進注之引河並有淺
阻不能暢流每致積水停蓄應請將黃子湖通連朱
家湖之湯家徐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
通連董家湖之王家莊地方開挑新引河一道引水直達
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灣曲應請以東首另挑引河入
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舊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
河加挑寬深節〻引導沙湖積水暢流入運由鳳凰壁
廟二橋出廖家溝等壩歸江又查運河寶應之竹絡

麥香岑退之嘉

壩外灘淤高難資宣洩在於竹絡壩之南建築水石

壩一座庶高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江之路至應

宣洩機宜惟在冬春和夏若六月以後江面既高潮汐又

大難合開閘壩十八丈而歸江閘壩止八十餘丈來水幾五倍

於去水必須長年開放方〻與減俾高寶諸湖秋留退水之機斷不

至壅滯為患但查芒稻閘河乃兩淮鹽艘必由之路若下板堵

壩以濟運則河工坐誤機宜若全開閘壩以利湖河則鹽艘

致淺阻期於兩不相妨庶可行之久遠臣悉心諮訪或稱別開

運鹽河道現在淺深不一竟有淺至尺許者又芒稻閘

啓板即虞淺阻應請將運鹽河道估挑以芒稻西閘底水

深五尺為度俾運鹽河內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通行
而沿河閘壩可以長年啓板既有利於河工兼無礙於鹽運
再查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計豈能著例興挑查
康熙年間每歲令下河居民挑濬渠港並有成效在往者咸
地方官於農隙之時查照田間水道有湮塞淺隘之處傳集
里民按照地畝辦理佃家出力業主給食逐年開挑出之
土即堆成圩岸以護田疇是在有司善為督率則地方
日有起色每年將所挑各河造報情形稽考數年後
庶渠港通達旱澇有備至籌辦在修各工內歸江者應
請列為急工歸海者應請列為緩工其歸江工程須在本年

月船手抄

焚香省過之齋

月間與工方內有益仰懇

敕下督河撫鹽政臣會同確議速估具題務於秋汛後剋期僱

辦以資實效再各工內所需銀兩有隸屬水利者於江蘇藩

庫內動支有隸屬鹽務者於兩淮運庫內動支隸屬河

工者於河庫內動支均統俟會議分別辦理

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疏 乾隆二十三年

臣嵇璜謹

奏為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事查上江河南興舉水利各河匯注下游則高寶邵伯諸湖受水最多誠如

聖訓亟宜應求去路以為宣導之計惟是湖河水勢歸海遠而歸江近歸海紆迴而歸江順使江都諸處之芒稻閘壩實為湖河諸水歸江第一尾閭若使長年啟放俾諸湖積水暢洩歸江於冬春水落時早為騰空以備伏秋容納之地則高郵南閘車邏二壩自然過水無多而下河各州縣可免淹浸之虞此實極治下河之要鍵無如芒稻一河乃淮南鹽船必

大小二十二道二十二號

田之路與河工急需閘水之時正鹽艘鹽行趲掣之候若將芒稻

閘板徹底啟放則溜勢湍急鹽船難以挽縴若因此全行堵閉

則湖河水無去路必致壅積為災伏惟江南諸省水患頻仍

仰蒙我

皇上軫念民瘼指示機宜大興水利現在上下支幹各河均已

逐一開挑節節疏導而芒稻河為歸江要緊尾閭更當

為講求妥協方與全局有裨臣尹繼善率領會同臣高晉前

往查勘芒稻河自西北直趨東南而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

橫亘其間臣等看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鳳凰壁虎灣頭等

閘壩減洩之水皆直趨芒稻閘及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

各滾壩歸江鹽船責田灣頭河行走必須開閘下板方資浮送
該以芒稻閘壩不能啓放合宜臣等再四籌畫查芒稻
運來現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挽運如遇水勢過旱由越
河直走金灣北閘不繞芒稻閘出灣頭則潮水運鹽分為兩途
芒稻閘可以長年啓放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皆可不必
封閉庶使湖河之水暢流歸江實於水利有益第查越河長
六百餘丈臣等則量水勢甚覺淤淺應再挑深五六尺律
俾通以利鹽艘遄行又查金灣北閘閘底尚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
船挽運如遇水勢過小之年再行相機辦理如此則歸江尾閭盡
該壩過湖積水得以通相灌輸不致匯積為患矣

籌辦下河水利疏　乾隆二十六年

南河總督臣高晉謹

奏為查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俾收歸江現在業已完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河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䃮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紆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水過多積亦足為患此是下收穫

至故固在杜其來源而本以積勞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有歸
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
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其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滙集即多疏
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其臣等伏查范公隄綿亘六百餘里串
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均有引河以為洩水
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
水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闊等
閘既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須全
局查現在鹽城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
二十二年奏准挑浚由鬥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䃂等閘之通

[illegible][illegible]半遥之處
暢而開水外趨既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梅迤北之上岡草
堰陳家冲等五閘緣從前尚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
水漫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
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
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謹遵籌辦下河形勢
之
聖訓悉心討論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疏濬深通順勢
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冲三閘
各引河疏濬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就其
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從

以海為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慮至從引河
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
海已得有舊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能多一尺去路即可
早消一尺積潦并可早涸一尺田地數以將之積水增此五閘
之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涸自必齊心合力
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旱澇有備將見沮洳漸成
沃壤仰沐
聖恩永資樂利臣等為下河通籌全局起見用是合詞恭
陳恭候
聖訓備蒙

月船手抄

撥帑催趲之處
俞允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
勢情形詳籌需費將應需銀兩核實估計另行妥議
請
旨遵行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 乾隆四十二年

南河總督臣高晉謹

奏為覆奏湖河高下情形事伏查淮揚運河因從前黃水倒漾上下河身雖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清水暢出自運口以至寶應業經刷深因寶應洪濟舊閘以上一帶水勢未免較緩未能暢刷致高郵上下間有淺窄

前奉

旨履勘是以酌將洪濟閘拆除並挑挖灘嘴拆開通湖港口俾長河水勢暢順以期迅流刷滌漸次深通惟於摺內復運湖引湖入運之處未能詳悉陳明以致上煩

睿慮实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汜湖周圍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於此計高五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閘之外未設堤防下游之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向來形勢即係如此並非近年變遷以致臣等復委淮陽道松齡參將李承吉前往運河上下逐段測量目下實在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河面較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較高湖面六尺至永安汛運河水深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漫閘至萬家塘一帶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迤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

相平惟露筋閘以下至三溝閘通湖港一帶則湖西高
於河面自二寸四寸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而湖低高
郵以下湖高於運河之實在情形也其湖水歸宿之路
湖查從前水大之年一由高郵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
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歸海一由
西岸三溝閘之通湖港及邵伯鰍魚等港入運從金灣
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海之路紆遠下河
民田易於被淹仰蒙
指授機宜大展清口使洪澤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滾
壩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啓放因實在洪湖存水較小高郵南

閘車邏等壩久經封閉即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
在湖水止由三溝閘進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二十年來形
勢歧而順利臣等前議將三溝閘進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
閉俾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
閘下注歸江其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從近裏二河至鰍魚
各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閘以下運河水勢因此不致
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
之路仍無阻礙至宜陵西岸修建閘座之處臣等因淮揚運河
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水勢盛漲之年一線運河下注不能
迅速未免壅盛不得不預籌分洩查運河東岸閘座涵洞收

小時應須蓄水濟運即供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為挹注以資插種若運河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本年閘河不過資農田灌溉不可多洩運河盛漲惟有西岸寶應湖一帶河面高於湖面數尺冬可宣洩查往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閘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減上游暴漲近因該閘壩年久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閘二座以備減洩入湖俾可容納臣等身任河防自當悉心籌辦以期上副

天心斷不敢通融遷就致運道河防稍有貽誤

月船手抄

籌濬三江水利疏 順治三年

江甯巡撫臣土國寶謹
奏爲敬籌濬三江水利事竊惟
國家賦税多出於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水利關係誠非細故臣熟知
吳地形夏潦秋霪山水横發田畴淹没郡民雖困皆以下流淤塞
隄岸狹窄疏導不得其法掌治不得其人以致此耳臣按疏濬
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百餘里納諸山澗之水
散注溪流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于海若下流淤塞諸水汎溢淹沒
禾稼爲害非淺鮮也相其利害爲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
家河爲蘇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淞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

交境低水至大通也若吳淞南北兩白茆諸港浦之兩傍又各
有支渠引上流諸水歸於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
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港自宏治七
年一為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為疏濬後來白茆潮沙
積壅狀如邱阜吳淞江竟如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奚歸舟
楫莫行田疇莫治此利害之昭然間見者今計疏濬白
茆一港則七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矣疏濬
吳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矣
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太湖不至壅滯向來淹沒之土
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築堤岸並為切要昔人常論於朝曰江

月船手抄

致香省遲之虞

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

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要知圍田全賴乎堤岸全

堤岸全賴乎修築修築永堅則旱則車水以入潦可車水以

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臣雖赴桓之資屬

皇上之重要

教諭諄諄敢違前相舊制一一條奏大疏水築堤工力不等煩費而

量此之出計收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不可不熟計而審行之

水利一行則稻穆登稽稽稽登則貢賦充而百姓將有含哺

鼓腹之樂乞

命臣詳議定策究臣一一逐細查明及一切胥吏乾沒之弊

不得虛名故予務娼確當經後申報請

旨叙平賊之功重不易之典也

奏濬三江水利疏 乾隆二十八年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濬三江水利事。竊臣在浙撫任時，適上年秋雨稍多，風潮稍大，湖水漲時，越二旬退不盈尺。親赴嘉湖一帶周遭察勘，知由水歸太湖之路不暢，並疑下游歸江歸海之路亦或有壅塞，於曾遣浙員來江查勘，究以事在隣省，難得確切。因先將浙省通湖溪港何大加開濬，不至積水難消，飭行司府等畫議詳，曾經恭摺奏明在案。

恩命調授江蘇，經浙閩督撫臣用臣前議，請將湖州府屬之七十二漊酌用民力以時疏濬，奏奉

九行並於摺內聲叙江南之寶帶橋太湖出水之處有無淤塞應否疏濬
諮臣查明自行辦理等因准此臣自上冬受事即內持訪周諮并委
員遍歷蘇松太各屬確勘由湖達江由江歸海之路窮源竟委
循幹達支將何處壅於應再開寬何處淤淺應加深浚並均酌
估需費飭據陸續繪圖貼說前來臣將覽全局竊見太湖居
蘇常湖三郡之中北受荊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匯為巨浸
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為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
宋已湮塞明永樂間開黃浦江寬闊深通足當三江之一故
今亦謂之東江此三江之分流交錯徑吳江震澤吳縣元和崑
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

月船手抄

間港浦縱橫湖蕩雜錯大概觀之某處不可通流某地不可不疏似宜可安於無事者乃節節通不勝一節節塞數港之淺不及一港之开則其勢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能實帶橋一處其他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為湖水穿運入江之要道無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淀浦等處向稱寬闊深通大半皆淺者近來民間貪圖小利遍植茭蘆圍築魚蕩尤多所侵佔日本年正月因查勘蘇松太海塘親至劉河一帶見現在河形亦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俟潮長出外係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河為江歷出運咽喉之地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乎

時無事雖若無甚關礙偶遇秋霖四水匯集江身淺窄急

本境之水既占先俟境水消退然後湖水始出為之停送而上游

已多既憂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

事半而功倍今日籌所以治之之法其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

之口但就其有港可通有橋可洩之處為之清墊占塞規仿舊

額務俾分流以迅速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除黃浦

浙西出口現在尚屬深通但於泖口挑除新漲蘆墩三處足資

暢洩無需大辦外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

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相度情形疏濬寬深務與上源既過

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中段一切植蘆插斷及冒占水面之屋

悉數拆毀之辭

月

手抄

查明係數劃除嗣後仍嚴内之禁則水之停蓄有處傳送以時並即以挑河之土俾令加培圩岸再將現有閘座内之經理並有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難于啓閉其另内酌量改移務令啓閉得宜足資蓄洩庶渾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凡此應辦之工且由司道再三籌酌業已屢勘且現係第工段較長約略估計所需雖覺浩煩但散在十二府州縣力合作實亦所出無多而本為利益田疇起見如丹峯有感無論業佃皆得承叨利賴民間聞有此舉皆樂於趋事願以民力為之但用民之力慎選董事分段督修仍需官董其成且工費較鉅若待鳩集財力必致興工不無稍稽時日合無仰懇

皇上
天恩准于公項内先行借動酌籌辦理于蘇松太三屬
得沾宣洩濬溉、如縣分年按款照畝計數徵還則民力既
紓大工可期速集如蒙
恩允即于今冬漕務事竣以次開工務于二三月間通工蒇事
則东南億兆咸感沐
皇仁於無既矣

敬陳水利救荒疏 乾隆九年

臣柴潮生謹

奏為請特救荒之常策為經國之遠圖懇乞
宸斷立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荷蒙
皇上截漕發帑多方賑恤俾斯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然臣愚區區以為荒
至恩矣然未可以為本務也夫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既解遂置遠
慮於不圖治國如治身不可以標病既痊遂置本根於不問
古者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侯遞減至
五七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僅

當今二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既
廩君鄉百官吏人之祿入賑發貸之委積戰陣之為糧無不
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
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
廢水利亦皆積不修乎日則幽莽而荒收一有急則坐待
賑恤為活計而已矣伏讀本年三月
上諭之道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
贍其室家非怠之於在上之補苴救恤為迄長恃為資生之策
也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各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
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

一切君水近之一處

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不敢泛引請即以河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承之支河十有一淀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承之支河十有三淀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最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為瀛海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曰直沽識稱之流皆於是宣洩匯向若河渠隄防蓄洩有方即逢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自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每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區也何至抛田棄宅挈子攜妻流離道路哉水利之廢即此可知矣人方苦饑而與之談水利豈可謂之迂圖

屹

上賑饑而即藉以興水利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為經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遴遣大臣將戢補水利各行經理既可接濟賑民又可潛消旱潦且轉貧乏之區為富饒一舉而得似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謨莫以易此臣謹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為

皇上一一陳之攷直隸為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饑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燥人惰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也昔漢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

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
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督亢即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為
河北制置使于雄鄚霸州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
次年大熟承矩載稻米入都示朝臣嗤者乃息邊民之
食以充明汪應蛟為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
捐俸自開二千畝畝收四五石惟旱稻以鹹立槁于是軍民
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塘濼天
津十字圍即應蛟水田之遺址重重竹冊非比荒唐又查
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售
錢二百尚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

域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訖至甲情欣悅又臣聞
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
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
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
于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歲賴之證之近事復確
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
特遣大臣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同直府牧
令多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
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濬而又
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

水少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门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
以溉田潦則放南帰河以洩水其離水寥遠之处每田一頃掘
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並古陂
廢堰為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匀撥还如此辦理民情自
無不踴躍樂從即將現在之賑民再外來逃回之流民
停其賑給按丈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与工值酌以三人
口糧寧厚毋減一人在役停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家
賑糧四口其餘口与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若藉
沒之處有可耕種者即借予工本於年還徵還臣請另
簡大臣齎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辦理雖此

費緊多而實為畿輔無窮之利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種
也土性沙鹻水入即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嗟且前朝
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
成而坐廢可為明鑒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
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秔稻油油且今第為之興水利
耳固不必強之為留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稍可米聽從
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鹻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福
地皆沙鹻乎且即使沙鹻亦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沖溢者
猶愈於已乎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為損地此非知農事者
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墾語曰務廣其地荒詩曰無

田甫田惟莠驕驕今僕十畝之地損一畝之蓄水而九畝獲
收而十畝之田皆落入孰利況損廿又乎撥還不疑此是
出於前人之屢行屢罷此亦有由簡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
為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系勃出於奄人動戚之紊其
疏亦第言渠況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
南人開墾即從孑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從是推
北人之田突塞其功后之從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
績具在公論難泯當日致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致以廢
王一段遂至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況非常之
原黎往所惜此皆於久乃可西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

百世常昌時丞欲殺水工鄭國涉河東大守番係引汾水
灌田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武唐長孫無忌復鑿之
畝收十石凡始可難成可易廢使以後之則当中道弃
之則非不疑者罪也至於水利既興之後或招募農師遣往
水路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堙塞之處應聽任
大臣詳加籌畫雖國家經費有常然
皇上視民如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所惜即如現在開通
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有關水利輕重較然況
此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謹又為
皇上一一敷之天災國家代有荒政者百全計旨授糧僅救死

陳奏請旨題之辭

月 楊手抄

而扶羸以民賑亦掛而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卒收國
富民安之效猶有虧災傷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
之賑恤連年米價
聖懷屢屢不停撥買豈可久行捐監掄倉亦非上策若小民
收穫素裕自然二麟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民皆云有水
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帑查近
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若
居重馭輕詳哉帝徙豪民于關中明成祖遷富家于京
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
無形之帑藏且西北水土之氣既上騰而下滲之土氣太甚

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啓皆以興水利為致雨之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屢陳告旱而直隸近年以來困而省屢矣此政事之缺失乃
聖憂罪己之懷諉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誠有驗之謂變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為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狠頗有怨言保閘無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独靈壽有宣導歲竟有秋然殖此旱則資舟為國此備折無患且為

杪春下述之務

懿寓之河防柳臣更有進於此者今生齒日繁民食漸絀畧臣區區以為京與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荒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左立致豐盈但事體重大請先直隸為端倪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裨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乞飭大臣詳議舉行畿內幸甚

覆奏酌辦水利疏 乾隆二十七年

臣 方觀承謹

奏查工部侍郎范时纪奏請飭直隸州縣于低窪之处

疏濬種稻一摺奉

旨此不過偶以近来一二年间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畝素

成積潦之區殊不知現在情形乃北省偶設遇冬春之

交時需日久便成陆壤蓋物土宜甘南北燥溼不能不

從其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帶地方試種稻田水泉最

爲旺而蓄洩旺減不时灌溉已难遍給倘将窪地尽令作

秧田当雨水過多即可藉以淤用而雨澤一歉又将何以

月船手抄

救旱，往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畫，終致未收實濟，方知地利不能強同，但花時紀既有此奏，著寄于觀承閱看，或有可以隨時酌採於目下疏消之法，稗補一二，其該督是否議具奏。欽此。臣思南北地利不能強同，非人力所可變易，細繹
訓諭，畿地農田情形已荷
聖明燭照。臣查花時紀原奏，有可隨宜酌採，查京南州縣窪地有應種稻並可以寓疏消之法者，惟霸州東北苴茶鋪等淀淀救村又與文安接壤之畢家房、宋家莊等十數村，下游停滯，每於消落一二尺後不能疏涸，而地勢平衍，土性澤埴，乾隆二十四年秋澇，曾於次年試種稻秧，竟獲有收，今年九月內臣查

劄文霸積水西安該州縣督令村民照前經理而貧戶無
力得種因該州知有侍郎王鈞捐存營田工本銀一千五百
兩每年照例貸助佃民隨飭於存項內動銀借給該處
村民領種秋收免息還官如本年乾固無從引水仍照
舊播種黍粟以從民便此外又有保定府屬安州之里
對頭村新安縣之馬家寨一帶近淀窪地土脈亦宜稻
已於淀水落後將安州淀頭閘新安端村東西二閘開放積水
俟窪水內外相平酌看其淤存之深淺盈絀亦仿照霸州暫
種稻田事宜辦理既資補救並寓疏消是可兩行不悖裨
益至如固安以地非稻所宜寶坻津靜青滄皆水鹹土墝天津

奏看旨遵之處

藍田久廢是其明驗且由淀河下游河淀相連古窪排列既有
以築堤圍水亦非尋常溝濠所能容一洩向來皆俟海河運河
水退大汛乃得減涸是其中一水一麥之地居多非蓄洩即事秋
耕若可比況侵耕占種致妨水道近日河工正坐此患尤未便一
概而論如之作大道開溝及濬復田間渠路修築舊有堤埝
或助用民力或以工代賑經臣分委道府查勘通飭各屬上
緊籌辦已節次批報開工容臣另行彙奏